

道不尽的深情

■ 韩峰

国防纪事

这是河南省淇县黄洞乡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,村中有一眼四季不枯的泉,传说咕嘟咕嘟冒出的泉水中,还有小鱼欢快地跃出,所以取名鱼泉村。

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,我曾多次来到这里采访一位老人——先后荣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全国拥军模范”“全国绿化模范”等称号的靳月英。

如今已97岁高龄的靳月英,虽面目清癯,但精神矍铄,一见面便笑声朗朗、热情招呼。身板儿也很硬朗,走路不仅不用搀扶,还能爬上已爬了几十年的太行山。

我凝视着她,她那瘦小的身影在如

火的夕阳中渐渐变幻成一尊雕塑,定格在太行山上,定格在我的心灵。

16岁,正是人生的花季。可靳月英的花季,弥漫着战争的硝烟。她像刘胡兰一样为子弟兵做军鞋、抬担架、支援前线。18岁,新婚不久的她,送丈夫冯清海参加了区长杨贵领导的区武工队。当丈夫为掩护杨贵等战友牺牲后,24岁的她擦干眼泪,将悲伤埋藏心底,把对丈夫的爱洒在人民子弟兵的身上。毅然背上只有8个月的儿子,带领妇救会人员到战区救护伤员。

这份工作危险而辛苦,不仅会随时遭遇流弹袭击,还要为伤员擦洗包扎伤口。一次,前线送来一批伤员,其中一位伤口已溃烂化脓,靳月英为减轻伤员的痛苦,就用嘴轻轻地将脓液吸了出来。伤员感动得泪流满面,紧握住靳月英的手说:“大姐! 恁比俺的亲姐姐还亲啊!”靳月英也哭了,哽咽着说:“看见受伤的战士,就像看见了孩子他爹,再苦再累都是我该做的。”

战争的硝烟散去,靳月英的拥军情一如既往。她像在战争年代一样,坚持给部队做鞋垫。一针一线,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,一人缝不完就动员全家缝,全家缝不完就动员亲戚缝。每到“八一”建军节这天,她总是带上几百双甚至上千双鞋垫,带着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走进军营,将鞋垫送到战士手中。

当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,靳月英又将324双鞋垫寄给参战部队。原成都军区云南前线指挥所政治部在寄给靳月英的感谢信中说:“靳月英同志,您给边防部队寄来的慰问品收到了……我们一定不让祖国的寸土丢失,为保卫祖国四化建设、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。”

二

小小的鞋垫寄托了靳月英对子弟兵的爱,小小的水饺也体现出靳月英对子弟兵的情。

鱼泉村每年送新兵走时,靳月英都

要请他们到家吃顿饺子,并送上几十块钱。在鱼泉村一带,请到家吃饺子,是对客人最高的礼遇。将要入伍的新兵,就是靳月英家尊贵的客人。

花椒是从自家的花椒树上摘的,椒香扑鼻;大葱、白菜或萝卜是自家地种的,新鲜味浓。靳月英调出的饺子馅儿,更是香味缭绕、回味无穷。看着新兵们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,她语重心长地说:“请你们来吃饺子,一是为你们送行,二是希望你们到部队好好干,别忘了家乡父老对你们的期盼。共产党打江山,靠的是军队;保卫江山,还得靠军队啊! 战争年代,咱这里为革命牺牲了77人,你们要继续他们的遗志,为咱老百姓站好岗放哨啊!”新兵们纷纷表示:“请靳奶奶放心,俺决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盼! 保家卫国,俺一定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!”

新兵送了一批又一批,靳月英又主动担负起照顾军属的义务。她常对在乡民政所工作的儿子小锁说:“兵送走了,可不能说咱就没事了,咱还要帮助他们照顾好家,让他们安心当好兵。”

新兵李俊清走时,在靳月英家吃过饺子,却泪流不止。靳月英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李俊清的爷爷奶妈有病,弟弟年幼,他走后就只有父亲干活养家糊口。为了让李俊清在西藏安心服役,靳月英三天两头到他家,送去米面、点心和零花钱。后来,靳月英又买了头肉滚滚的小猪送到李俊清家。当听说李俊清一度产生想从部队回来的念头时,她马上对李俊清的父亲说:“这可中不中! 咱这儿还没出过逃兵呢,可不能让他丢咱老区的人啊! 你今儿个就给他回信,要狠狠说他一顿,让他不要挂念家,安安心心当好兵。”李俊清的父亲随即给儿子写道:“俊清儿,你想回来的念头是大错误,你就是回来,家里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。现在家里的情况比你在这儿好多了。政府给了咱家救济款,特别是你靳月英奶奶,三天两头往咱家里跑,给咱家抱来了小娃娃,到年底能卖七八百块钱,你挂念家个啥? 你靳奶奶让我对你说,你在部队一定要干出个样再回来。”

不久,部队寄来了李俊清立功的喜悦。李俊清全家笑了,靳月英也欣慰地笑了。

三

20世纪90年代,南方多地发生水灾,靳月英从电视上看到解放军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,一次寄去价值800多元的慰问品;军属张梅英病了,她立即拿出50元去看望;拉练部队来到鱼泉村,靳月英看到战士拾柴做饭,马上扛上自家的柴送去……靳月英为拥军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? 她从没有计算过。可高耸的大山计算过,门前淙淙的小溪计算过,靳月英拥军的慰问品除用去她每月的抚恤金外,其余全是她上山割草、摘酸枣、挖小茶叶、摘槐米卖的钱!

割黄密草,要爬上鱼泉村周围的大山,年轻人爬上去也会累得气喘吁吁,靳月英却从每年9月到11月,每天坚持上山割3捆草。一人多高的黄密草中常有

3种蛇,与大山做伴多年的靳月英早已掌握了对付它们的办法,即使见到毒蛇“草上飞”,她也是不慌不忙地用镰刀在草上“唰唰”打上几下,使“草上飞”逃之夭夭。黄密草中还夹杂着许多刺,靳月英那布满老茧的手也常被扎得血迹点点。山上的小草长在石头缝里,踩上去又光又滑,稍有不慎就会摔倒。有一天她摔倒后,头磕在一块尖尖的石头上,霎时血流不止,她简单包扎了下,又挥镰干了起来。家人不让她再上山了,她却依然如故。

靳月英每年秋天能割黄密草近万斤,当时每斤草只能卖三五分钱,如果给部队送100元钱的慰问品,她就得割3000斤草啊! 如果把她这些年来割的草堆在一起,那草垛也是一座高耸的大山!

1998年7月11日,离“八一”建军节只剩20天了,靳月英打算给淇县中队的战士买3个矿泉水,可还差百十元钱。她想起东边山头上那棵槐树,便带上干粮和水去摘槐米。靳月英一晌能摘十几斤槐米,能卖70多元。可这需要75岁的靳月英爬上高高的槐树,在树上最少要站立4个小时! 这天,烈日当空,靳月英摘完身边的槐米,又探身去摘另一枝条上的槐米时,手抓的树枝突然折断,她一下子从一丈多高的树上掉了下来!

靳月英的腰摔伤了。当年的老战友、老区长,曾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,时任国务院扶贫办顾问的杨贵,也专程从北京赶来。杨贵关切地问:“摔得不轻吧?”靳月英却说:“没事。我说不用来医院,在家躺几天就好了,可他们非叫来,花这些钱,还不如给部队买点慰问品呢。”杨贵悄悄将1000块钱塞到靳月英的枕头底下,让小锁多给她买点营养品,好好补养补养。靳月英忙说:“不用,家常饭比啥都强。这腰不疼了,我还能干啥。”

靳月英用辛勤的劳动、咸涩的汗水,为我们的党旗增添光彩,为我们的钢铁长城奉献爱心。她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,都浸透着一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普通党员的高尚情操!

四

1984年8月,靳月英第2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双拥代表大会。开会回来,靳月英辗转反侧,久久难眠。她将儿子和儿媳叫到床前:“这话不说,娘睡不着觉啊。娘为党没做出啥大事,党却一直记着咱,给咱这么大的荣誉,不为党再干点啥,娘的心里不踏实啊。”

儿子睡眼朦胧地问:“恁又想干啥呀?”

靳月英说:“党现在号召绿化荒山,娘想来看看,想在咱东山上搞一片试试。”

儿媳说:“娘,那山上净石头,哪能栽树啊?”

靳月英说:“多垫些土,多浇浇水,还能栽活?”

儿媳回道:“多垫些土,山上有那么多土吗? 多浇浇水,山上有水吗? 那得

军歌嘹亮

■ 仇士鹏

记得班长拍着他的肩说
“军歌不是这么唱的”
昂首挺胸,目光如剑
声带若指向青天的悬崖
放开歌声,悬崖飞泻

当层林又一次染绿边关
他想起了班长,如青松
永远常青于岁月的一角
长眠在天地,繁星之下

原来,军歌是要生命去诠释
意志与觉悟才是它的音准
在群山赋予的高远与辽阔中
世代传承下的英雄的呼声
正从他的胸腔传来

试枪树

■ 胡明桥

数百年树龄的古银杏
树干虽弹痕累累
依然枝繁叶茂
向天而立

刀砍不倒,枪击不亡
顶天立地的你

感怀心语(中国画)

邹立颖作



热风冷眼

在近10天的强降雨之后,江西省鄱阳县多处圩堤相继出现漫决,鄱阳湖水位突破1998年历史极值。身边的人无不对此感到焦虑。

鄱阳卫生学校是此次支援鄱阳抗洪人员的宿营点。以此为起点,他们正在修建长约数公里的临时圩堤。在那里,我遇到了19岁的韩涛。他来自上饶市广丰区,脸上的稚气还未褪去,因为刚结束一宿的加固作业疲惫尽显,红血丝布满双眼。他今年刚报名参军,属于预征兵,之前区人武部为这次支援行动发出号召,他当即举手,志愿来支援鄱阳抗洪。跟他同行的还有几个同龄的老乡,今天已经是他们在抗洪一线战斗的第5天。我问他在地上的感受:“不觉得苦吗?”他兴奋地说:“这里的任务比自己预想的要苦很多,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全,但一想到能为抗洪出一分力,我就感到十分充实,便会充满干劲。”

在营地,我还碰见一支十来号人小分队,正在领矿泉水,准备往堤上运。他们都是今年报名参军的本地预征兵,得知要来支援抗洪,其中许多家长心有顾虑,最后是这些孩子的坚持打动了父母。“一开始被分配来做后勤工作,我们很不高兴,都想到第一线去。后来带队的干部说保障物资也是抗洪的重要工作,大伙儿这才欣然接受。”带队的小队长一边搬水,一边满头大汗地跟我诉苦。

十八九岁,正是贪玩的年纪,他们却又无反顾地走上抗洪救灾一线,我不禁感到由衷的敬佩,也对他们此行的动机充满好奇:“是什么支持着你自愿参与这次支援?”我本期期待着会立刻听到振聋发聩的回答:“是责任! 是义务……”可是他们好像被问住了,许久没有开口,小队长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,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:“就是觉得自己要当兵了嘛,然后鄱阳这边又有险情……”

出人意料停顿,让我忽然明白,对他们而言,这无须回答。为什么要

榛子熟了

■ 李国选

一瓣心香

可能是大伙房水库的滋养,地处辽东的老家乡区植被非常茂盛,遍山长着一丛丛的榛子树,上面挂满了“小铃铛”,榛子就包在那外壳里。夏末秋初,山风吹拂,“小铃铛”随风摇动,仿佛播出悦耳的铃声,告诉人们:榛子熟了。此时,农家大人小孩便开始忙碌起来,准备上山采榛子。

当天边渐露鱼肚白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有的夹着麻袋,有的拎着柳条筐,有的推着独轮车,按各自选定的方向疾步走去,唯恐落后。

这时候,我站在院门口翘首观望,见小伙伴们的身影渐渐消失,急得我好似热锅上的蚂蚁,催促母亲快快带上上山采榛子。母亲却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,轻松地说:“不着急,宁吃饱榛子一个,不吃瘪榛子一筐。”母亲说得有道理,榛子熟透了个顶个,果仁饱满,吃起来口齿留香。母亲的策略是等人家采摘两天之后再去看,因为抢先的人贪多求快,专控顺手的采摘,掠过就走,忽略了藏在榛丛里面熟透了榛子。母亲看榛子成熟与否有两个标准:一是看榛子的外壳,即那“小铃铛”发黄,称为“黄腰”;二是毛茸茸的“小铃铛”发黏,感觉粘手。达到标准的榛子轻轻一碰,就掉落下来。半天时间,母亲采摘了满满一筐,足足顶别人的两麻袋。

母亲采摘榛子还有独特之处,就是专找有蜂巢的榛丛采摘。母亲到腰间摘下围裙包住头部,露着脸,迎上前去,赤手采榛子。我惊恐地躲在远处,只见成群的野蜂围着她忽上忽下地飞成一团,十分恐怖。母亲却毫不在意,待所有榛子进筐,挎起柳条筐转身离去,成群的野蜂跟了一段距离便折回去了。见母亲毫发未损,我问道:“你不怕吗?”母亲反问:“世间万物都怕人,哪有人怕物的?”其实,母亲是靠胆量战胜野蜂的。

榛子含油脂,营养丰富。我念小学时,赶上3年自然灾害,午休放学回家,没什么食物填补饥肠,母亲就打开木箱,抓一把榛子放在炕边。我就着木头炕沿砸榛子,吃得满口香。母亲却一个也不吃。一袋烟的工夫,我将榛子吃完,然后精神饱满地完成当天的课程。我考上初中,乡亲们夸我聪明,母亲乐得合不拢嘴,说:“我儿子是

「绿墙」在延伸

来支援抗洪? 也许我不问,他们也不会去思考这个答案,而手上的水泡、满身的泥污和被烈日灼伤的脸庞,就是他们最完美的答卷。未着征衣,先斗洪魔,或许他们仍满脸稚气,没有老兵那样强健的体魄,但如今流下的一滴汗水,都是他们内心深处对祖国、对人民之爱最朴素的表达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谁,我却知道你为了谁。”对军人而言,人民与个人,从来都不是选择题。急人民之所急,帮人民之所需,解人民之所难,从来都是人民军队的出征号令、前行方向。正因为如此,在危险与灾难来临之际,总会有一道道“绿墙”保护着我们。如今我更加坚信,这道钢铁城墙将会不朽地延伸下去……

吃榛子长大的,能不聪明?”

榛子能卖钱,可用来贴补家用。平时买油盐酱醋,过年买年货,对联,我上学使用的笔墨纸张等花销,都是卖榛子所得。我念高中每月6元钱伙食费,月末回家要钱,遇有拮据时,母亲就抱出一袋榛子交给我。我扛着走10公里到石油二厂门前,蹲在路边叫卖,5分钱一小碗。卖完榛子,凑够伙食费,我再乘车赶回学校,去校外处交伙食费。

榛子是绝好的待客山珍。家里来了客人,能拿得出手的稀罕物只有榛子,客人吃得满口香,唠得也热乎。大年初一,小辈儿登门拜年,梆梆梆磕三响头,母亲捧出榛子作为犒赏。我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,母亲款待未来儿媳的是榛子,捎给亲家的礼物还是榛子。

榛子在我的军旅生涯中也写上了一笔。连队战备拉练,锻炼野外生存能力,不发给养,以班为单位过3昼夜。我们进入深山,同班山东、四川籍的战士一筹莫展。我望一眼满山的榛丛,那上面的“小铃铛”已经“黄腰”,不禁喜上眉梢。我教战友们采摘榛子,关里的兵没见过这山珍,尝过味道都说香得很。有了榛子垫底,加上采用其他办法,我们班的人基本没挨饿。接下来进行5公里越野跑,我挨班夺得第一。后来,我当上旅后勤部长,每次给官兵讲野外生存知识,都要讲一讲母亲采摘榛子故事,讲一番榛子的营养和作用。我说榛子那个香啊! 自己咽口水,听的人直咂嘴儿。

母亲晚年被接到城里我哥哥家,常念叨梦见上山采摘榛子。然而直到她老人家去世,也再没接触过榛子。她是带着对榛子的深深眷恋走的。而我每次买榛子吃,总觉得味道不如母亲采摘的香。每当此时,流年往事便桩桩件件涌上心头,母亲的神态与话语依然清晰如昨……



拥政爱民 马广生篆刻

短笛新韵